

## 第十八章 投 资

麦都思和黄芳开启的英中“公同”审理英华交杂案件的谈判，8个月后在他们各自的后任手中达成共识。1864年5月1日，在新任总领事巴夏礼和新任署理上海道台应宝时的协议下，一间名为“洋泾浜北首事务衙门”的中国公堂在英国领事馆内正式开始办公。有趣的是，这时候的英租界已和美租界合并，称为上海公共租界，而头疼的英华交杂案件率却急剧下降，因为对长毛的战争终于接近尾声，租界里的华人纷纷复员还乡，华人人口大幅减少。

过去四年，战争就像鼓风机，把繁荣吹遍租界的每一个角落，而华人人口在租界的百倍成长，就像不断涨潮的滔滔江水，把吹满风帆的租界巨轮，轻轻托起，推向和超越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目标。

江水骤然停止涨潮，向低处退去。巨轮会搁浅吗？这是租界里每一个洋行大班都在思考的问题。

仪和洋行大班威廉凯塞克，刚刚收到担任工部局总董的宝顺洋行大班亨利颠地的邀请，约他下午4点去礼查饭店饮午茶，讨论一项有趣的投资计划。24年前，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仪和洋行和宝顺洋行是共过患难的，林则徐在虎门焚烧的两万箱鸦片，损失最重的为首两家洋行，就是仪和和宝顺。今天在上海，仪和和宝顺的生意都已渐渐脱离鸦片买卖，迈向其他行业。两家都大幅投资房地产，码头，仓库。此外，仪和洋行侧重于工农业加工；宝顺洋行侧重于金融，和沙逊洋行同为即将开业的香港汇丰银行创始股东。

赴约前，凯塞克请分行买办林泰勒和律师高易来自己的书房研究一份洋行总部从香港发来的文件。

古色古香的茶几上，荷兰陶瓷茶具装着热腾腾的锡兰茶水。买办，一身笔挺棕色西装配着黄底绿花的领结，有点发福的身体依然像从前在“玫瑰号”上当帮办时那样充满活力。律师穿着深色上装米色西裤，没有戴领带，这是他今天出席的第三次商业会议。第一次是作为新任董事出席大英自来火房的董事会议，第二次是作为税务顾问出席景八爷的镇江船运公司关税审计会议。买办和律师坐在皮圈椅里，皮椅的臂上套着白缎绣金臂套。大班把一只牛皮信封交给买办，自己端着茶退到书桌后，在雕花高背靠椅里坐下。

“这是总买办唐廷枢先生从香港总部发给我们的。”大班对还没有看到信封内文件的高易说，“律师，唐先生曾在大清江海关工作，你认识他吗？”

”认识。那时，唐先生是江海关七品通事，他学问很好，我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个翻译上的疑问。“

大班在等待林泰勒看完信的同时，告诉高易，唐先生不仅学问非凡，而且精通生意，他曾是仪和洋行最大的棉花供应商，后来和仪和达成交易，把他开办的棉花行‘修华号’卖给仪和，自己成了仪和的总买办。这次他来信，是要求仪和上海分行两周内完成书面报告，列出下一年度的投资规划。

买办林泰勒看完信后，大班把信和信封交给高易。

“买办，律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买办对下一年投资项目的意见，请律师介释有关项目的法律问题。泰勒，你准备好了吗？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买办林泰勒理了理黄底绿花的领结说：“唐先生对规划的要求很清楚。第一，投资重点；第二，三年回报率；第三，风险预测。根据这样的要求，我对分行下一年度的投资意见和去年相仿：继续扩大对丝纺工厂的投资，继续扩大对造船修船业的投资，继续扩大对房地产的投资。无论是从兰开夏直接运来的洋布，还是仪和纺丝局在上海生产的机纺产品，都已经在上海租界和周边地区打开市场，随着镇江，九江，汉口，天津四个新租界的出现，机制的纺织产品会销路大增，仪和纺织局下一年度必须增加设备，增加工人，增加

产量，质量向兰开夏的产品看齐，才能不失时机，占有新租界里的市场。我会根据在上海产销机纺产品的经验，用最保守的估计，算出机纺产品今后三年的回报率。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分行不投资扩大机纺生产，分行就会被其他洋行挤出中国的机纺织品市场。“

”林买办，打断一下。有没有华商经营机纺工业的？”大班抚摸着修剪得十分整齐的金黄色胡子，问道。

“没有，”林泰勒确定大班没有进一步问题后，继续说：“分行在下一年里还必须增加对造船修船业的投资。目前，各洋行在中国共有18家造船修船厂，其中12家开在上海，最大的是祥生造船公司和耶松修船厂，另外有两家宁波商人的修船厂也开在上海。顺便说一下，我们的老顾客镇江景八爷据说对修船造船厂也很有兴趣。这一行业的前途看好。是因为辫子军攻下江宁后，从上海到扬子江中上游的船运将通行无阻。过去，西人的船往返香港上海而已。今后，西人的船将以上海为枢纽，西到汉口，北到天津，南到香港，东到大阪，所有的货轮客船，无论是绕了半个地球的千吨蒸汽船，还是沿苏州河向西开的小火轮，都要在上海修理，补给，下水。所以投资这一行业没有风险，只有越来越多的生意。”

“林买办，投资船厂需要购买很多零件，”大班凯塞克想起一个细节。“这些零件从英国南安普敦订购，运来，需要多长时间？”

“一年，”买办明白大班话里的意思。“不过，船厂大部分的零件可以在上海当地制造。有一个叫方举赞的华人，开了一家‘发昌机器厂’，只要给零件图纸，他的厂就会造出零件来，质量不比南安普敦差。”

大班抬了一下眉毛，没有作声。他像大多数盎格鲁萨克逊人一样，善于控制情绪，对值得惊讶的事情，用眉毛的角度来代替语言的表达。

“除了机纺和船厂，分行在下一年度必须继续投资房地产。”买办开始陈述下一个投资重点。“投资房地产，在过去的10年，是一项不用动脑筋，稳赚不赔的生意。从今年起，却有人开始退却，退出房地产市场。原因是显然的：华人正在离开租界，租界人口正在减

少。所以，对我继续投资房地产的坚持，我需要大班向总行转达我的如下理由：

”孤立地看，上海房地产的价格是随着华人人口的增长而涨起来的，现在潮水退了，靠潮水托起来的地价，当然跟着会降下来，而且确实正在下降，那么为什么还要往越来越浅的水里跳？我猜想这可能是你，大班，还有你，律师，现在心中的疑问。为了解开这个疑问，请两位和我一起，将今天的上海和10年前的上海作一个比较：10年前，上海租界只和周边地区有贸易，贸易的大部是鸦片买卖，泥城桥以西的中国，对上海租界来说，就是不能逾越的边疆；10年后的今天，长江沿江城市全部向西人开放，上海已成为沿江城市中最重要商品集散地，分布在上海租界的大量商号，仓栈，钱庄，银行，工厂，不再单纯是租界里几千洋人和租界里几十万华人之间互动的生财工具，而将是撬开一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超级大市场的利器。这个超级大市场包括金融，航运，船舶，纺织，粮食在内，生意会超过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整个买卖，而上海租界就是这个超级大市场的首都。不错，战争的结束，会使几万甚至几十万华人离开上海，造成地价滑落。但是，超级大市场的开始，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华人涌来上海，地价又会飞涨。大班，律师，这就是我要求分行下一年度在上海逢低买进，继续投资地产的理由。尽管三年内的投资回报率可能是负的，但是现在不继续投资地产，五年后仪和洋行将沦为二等洋行。“

“泰勒，你的发言可以拿到英国国会，向那些偏重英印贸易，看轻英中贸易的议员们发表。”大班轻轻点头，露出欣赏葡华混血儿口才的微笑。“是的，仪和洋行从成立那天起，就没有准备做老二，仪和的精神就是不惜成本，取得最好结果。刚才你说的逢低买进，眼前有没有目标？”

”有。“林泰勒转动一下翠绿色的眼珠。”从静安寺往北直到苏州河，有条当初根据贺伯海军上将要求开辟的军用道路。这条道路的土地是由大清‘会防局’批准给英法联军的，道路上的设施是用工部局发行的战时公债建造。仪和洋行是认购这项公债的大户。当时说好，工部局用战时扩充的土地来偿还公债本金，公债认购户有购买这些土地的优先

权。现在，这条军用道路已退役，估计工部局很快要从联军手里接管这条道路，放上市场拍卖。这块土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北端滨临苏州河，河边废弃的军用码头可以转为民用。我们应该利用公债的优先购地权，趁目前地价下降，竞争低迷，买下这片土地。“

”听起来，真是一件不错的买卖。我支持你。“大班表态。

”不过，这块地皮并不在租界里，“林泰勒的绿眼珠又转了一圈。

”喔，是这样？律师，你觉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大班问。

“这是一个灰色地带，”高易回答，“牵涉到英人有没有权利永租租界以外的土地？以及在租界外永租到的土地和租界内永租到的土地，是否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英人有没有权利永租租界以外的土地？《虎门条约》是第一个对英人在中国租用土地定义的条约。该条约里有一款是这么说的：‘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由中华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系准英人租用；租价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根据这样的条款，英人在五个通商口岸内的任何地方，不局限于租界，只要没有强租，都有权租用土地。”

听到这里，林泰勒松了口气，和大班凯塞克不露表情的脸色形成鲜明对比。

高易继续说下去：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虎门条约》的基础上订立的第二次《上海土地章程》有这样的规定：‘准其购买租界以外连接之地，相隔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接受西人或中国人之地，以便编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园，为大众游玩怡性适情之处，所有购买建造与常年修理费用准由工部局收受捐项内随时支付，但此等街道，公园专为公用与租界以内居住之人同沾利益。’说到这里，我想大班和买办都已注意到，这里面有一句值得谨慎推敲的话：’以便编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园，为大众游玩怡性适情之处。‘“

”这是否意味取得这块退役的军用道路后，只能用作街道或公园？”林泰勒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块土地的升值潜力有限。”大班的语气依然很谈定。

”不是说面临大街的土地通常会升值更快吗？”高易用反问代替正面回答。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高易律师。”

”林买办，你有没有去看过那条军用道路有多宽？”

”用中国尺寸，大约7到8丈宽。”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律师向一脸疑惑的大班和买办解释：“租界街道的宽度是按照《土地章程》对现代化街道的要求修建的。目前，在租界最宽的两条街是黄浦滩路和打绳路（九江路），包括街边的附属设施，如街灯，植树，泻水渠，共宽3.5丈。以此为标准，这条从静安寺往北连接苏州河的军用道路，可以改建成宽3.5丈的民用道路，余下的就是临街的土地，不是会升值很快吗？”

”乔治，你的方案，一语惊醒梦中人！”大班和买办一齐笑容绽开。当然，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购买从静安寺到苏州河军用道路的计划，诞生了日后繁华的极司非路，也就是下一世纪的万航渡路。

”还有一个重要的优惠，”律师锦上添花。”把军用道路改为街道或花园的费用是工部局收受捐项内随时支付的。”

”泰勒，看来我刚才对你的支持没错。这确实是一桩稳当的地产买卖。谢谢你的解说，乔治。”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单独碰到了这个问题。从静安寺往南到徐家汇，沿着法租界的界外，也有一条类似的军用道路，法租界公董局已经把那条军用道路拿上市拍卖。如何既保持街道或公园的功能，又给土地享有升值空间，同样是法租界那边的投资人面临的问题。我想，他们最终的答案跟我刚才的建议，应该差不多。”

“但愿知道你这个答案的人不多，不然我们就会遇到激烈竞争了。”大班收敛笑容，

因为他想到待会儿要跟颠地开会，那个宝顺洋行的大班是否想建议共同投资这块退役的军用道路呢？

”我会保密的，“律师要大班安心。

”林买办，请把我们刚才会议的结论，写进给总买办唐先生的报告。我还要出席一个会议，不留两位下午茶了。请原谅。”大班从有盖子的上装背心里掏出带着银链的怀表，买办和律师知趣地告退。

凯塞克大班担心颠地大班也在算计这块地产是有根据的。当初，工部局发行战争公债时，宝顺洋行也是认购公债大户，所以在战后拍卖租界扩充的土地时，宝顺洋行跟仪和洋行具有同等的优先权。虽然，在租地人会议上凯塞克大班惯常支持工部局董事会的决议，但是交情归交情，生意是生意，这个担任工部局董事会总董的颠地大班，会不会预见到在退役军用土地的拍卖上和仪和竞争，今天先发制人，在下午茶上提出什么让仪和吃亏的方案呢？

凯塞克大班带着这份担心，在一小时后见到了颠地大班。

亨利颠地两颊隆起酒窝，挂着常备的微笑，在礼查饭店大餐厅旁的一间精致贵宾室里招待凯塞克大班下午茶。除了站在门外戴白领结的首席侍者，贵宾室里只有两位大班，他们坐在绣花缎面的肉色桃花心木扶手椅里。铺着滚蕾丝边枱布的餐桌中央站着景泰蓝瓶，瓶内插满鲜花。墙上挂着波斯壁毯，毯下是硕大气派的桃花心木餐具橱，透过玻璃橱窗，看得到里面领人赞叹的仿古瓷餐具和银质刀叉。

餐桌上，景泰蓝瓶的前面，显眼地放着三层茶点架。最底下一层的蓝边白瓷盘上，放着切成长条或三角型的各种三明治，它们是：烟熏三文鱼和芝士，火腿黄瓜芥末，鸡肉生菜蛋黄酱；中间一层的蓝边白瓷盘上，放着涂凝脂奶油的刚出炉斯孔松饼，奶油正在融化，沿着金黄的饼壁流下，触到温度较低的盘子上，重新凝结起来；最上一层的蓝边白瓷盘上，放着娇小的马卡龙，五色水果塔，和红酒味的奶油泡芙。架上的所有茶点，都倒影

在两把擦得明镜雪亮的银壶壁上，壶里装着锡兰红茶和牙买加咖啡。

颠地大班比凯塞克大班年轻10来岁，身材魁梧，食欲旺盛。他用小银夹子夹下一叠三明治。凯塞克大班只是往斟满红茶的蓝边银花瓷杯里，加了一块砂糖，悠悠地等待颠地开口。

“威廉，您是从办公室直接到礼查饭店来的吗？”颠地大班问。

”是的。“凯塞克大班回答。他不明白颠地的询问是客套，还是另有玄机。

”路上顺吗？”

”很不顺。从外滩经过威利斯桥到苏州河北岸，走了三刻钟。到处都在拆房子，尤其是靠近领事馆那一段，领事馆花园旁的木板屋正在拆除。”

”战争结束了，华人都在离开。根据工部局统计，租界里共有8700处华人房屋，其中2400处已无人居住，这个趋势正在加剧。这对地产投资人不是好消息。”

凯塞克大班心里噼啪一跳，颠地果然提到地产投资了！

”宝顺洋行和仪和洋行过去都经营鸦片，生意理念相似，有些新的事业也可以合作。”

凯塞克大班的心几乎跳到喉咙口。颠地要以合作为名，阻挡仪和独资购买那片军用道路吗？

”请看这个，”颠地从上装口袋掏出一份报纸，递给凯塞克。这是每两周从香港到达上海的邮船上送来的最新一期《伦敦邮报》。这份报上，用红墨水框出两段有关美国南北战争的报导，第一段的内容如下：

“本年，北军最高统帅采用新的战略方针，在东西两线同时展开强大攻势。在东线以消耗南军主力为主要目标，在西线用强大兵力深入南军腹地，切断‘南方联盟’的东北部和西南部联系。8月初，谢尔曼将军麾下的5万北军正在向亚特兰太城推进，寻求在该城下和南军决战，预计这场决战的结果将决定这场战争的明年走向。”

第二段的内容是：”为了给‘南方联盟’有‘后门’可逃，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

纳的西部地区一直以来都不停地在陆地上，向墨西哥的Matamoros自治市输出棉花，更派人越过北方的海上封锁到欧洲各地交换物资。北方为了阻止这些行动，对德克萨斯州进行侵略，但至今为止都已失败。最近，在德克萨斯州境内的加尔维斯顿和SabinePass战役，南军又把北军彻底击退。”

“这些报导很有价值。不过。。。 ” 凯塞克看完后，满肚狐疑亨利颠地为什麼要给自己看《伦敦邮报》的这些报导。

”我想组织财团做伦敦棉花期货，希望您能加入， “ 颠地用明亮的蓝眼睛看着凯塞克，两颊的酒窝陷得很深。

”棉花期货？做涨还是跌？ “ 凯塞克心里松了一口气，却故意脸露惊讶。宝顺的投资目标不在租界地产，和仪和就没有冲突了。

“做涨。”

”亨利，您不觉得做涨太冒险吗？美国的内战一旦结束，美洲棉花就会泛滥全世界。 “

”威廉，我有把握美国的内战不会很快结束，至少两年内不会。 “

”我觉得您还是谨慎一点好。去年，葛底斯堡一战，南军惨败，北军从此佔了上风。按照刚才您给我看的《伦敦邮报》，谢尔曼将军的北军已经到达亚特兰太，如果在那里打胜，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

”我想给您看一件东西，看过以后，您会改变想法的。 “ 颠地压低喉咙，神秘地说。 ” 不过，看之前，您必须发誓保密。 “

”我发誓保密。 “ 凯塞克也压低喉咙。

颠地没有戴领带和领结，脖子围着丝围巾。他伸手往胸前探入格子呢上装的内口袋，取出一张带着他体温的信封，交给凯塞克。

凯塞克被颠地的神秘行为感染，仔细地端详一下信封。信封上除了印着东番汇理银

行的商标纹章，空白无字。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东番汇理银行水印的信笺纸。纸上用黑墨水字迹鲜明地写着以下一排字：

“9月2日，谢尔曼北军在亚特兰太城外大战南军。战斗结果，北军大败。”

“这是东番汇理银行私家电报的抄文。”颠地告诉凯塞克。

”怎么，汇理银行在上海有通讯电报？”凯塞克非常惊讶地抬起头问。

”不，在上海谁也没有电报，大清政府禁止海底电缆登陆。”

然后，颠地将电报的来历告诉凯塞克：1850年，首条海底电缆横越英吉利海峡，将英国和欧洲大陆连接起来，然后通过中东地区，又和印度和东南亚连接起来。1857年，首条横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敷设完成，但是这条海底电缆只使用几天便告性能不稳，停止使用。后来，美国内战爆发，“南方同盟”依靠走私犯打破海上封锁。这些走私犯为了跟欧洲做生意，重新启用这条时好时坏的电缆发电报。东番汇理银行伦敦总行和这些走私犯搭上关系，所以能比《伦敦邮报》更早得到战场第一线的消息。

“这份电报怎么到您手里的？”凯塞克听完电报的来历后问。

”在回答您这个问题前，请您先回答我，看了这份电报，您还觉得美国的内战很快就会结束吗？”

”不，美国的内战不会很快结束，如果这份电报靠得住的话。”

”让您见个人，你就知道电报靠得靠不住了。请等一下。”颠地从凯塞克手里取回电报，走到门外向首席侍者吩咐几句。

几分钟后，侍者向贵宾室带来一位身材细小而矫健，衣冠楚楚，肤色黝黑，黑发浓密的绅士，要不是他蓝色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透露了西洋人的血统，凯塞克会把他当作南亚人。

“这位是东番汇理银行董事会理事里德律师，这位是仪和洋行大班威廉凯塞克。”

颠地介绍双方。

”初次会面，不胜荣幸。“里德律师和大班握手。

”确是初次见面。不过，没有记错的话，阁下三年前担任领事法庭陪审员，审判过鄙行商船‘玫瑰号’和江海关之间的案子。”凯塞克笑着指出。

“大班好记性，我仍记得那件案子的戏剧性结局。”里德笑着和两位大班一齐坐下。要么是没有食欲，要么是经常面对各种大排场，这位远东首屈一指的大银行董事会成员对桌上丰盛的茶点连看都没看一眼。

”里德律师，电报我已给凯塞克大班看过了。大班需要求证一下电报的可靠性，请您帮个忙。“颠地说。

”非常乐意帮这个忙，“里德用专业的口气答复，”事情是这样的，鄙银行向一切有兴趣投资原材料期货的可靠商家提供押汇服务。过去，在孟买，我们的主要业务是鸦片押汇。后来，总行迁到伦敦后，业务扩大到各种原材料的期货投资押款，包括煤炭，铁砂，糖，棉花，咖啡，等等，我们都有押款服务。美国南北内战爆发后，南方的港口被封锁，对曼彻斯特棉纺厂来说是生命线的南方棉花，成了奇货可居，要靠走私商人越过封锁，偷偷运出来。为了稳定棉花价格，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开辟了6个月，12个月，18个月到期的三种棉花期货。这三种棉花期货的涨跌走势，被曼彻斯特棉纺业用来预测成本，而直接决定这三种棉花期货涨跌的就是来自战场上的消息。鄙银行为了帮助投资棉花期货的顾客，收买了棉花走私商人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发来的电报，将战场上的消息比外交官更快地送到顾客手里。刚才，大班看到的这份电报，就是本行驻香港分行收到伦敦总行的电报后，通过邮船送到上海来的。“

“凯塞克大班，听了里德律师的解释，您对电报的可靠性，还有什么问题吗？”颠地问。

”我能不能理解这份电报上的消息是两个礼拜以前的最新消息？”凯塞克问。

”对，从香港到上海的邮船每两个礼拜发一次船，邮船是昨天到的，所以颠地大

班约我和您今天来下午茶。”

“晚了两个礼拜的消息，在期货市场上还有作用吗？”凯塞克问。“谁都能推测，谢尔曼北军在亚特兰太大败，战争就会延长，战争延长，南方的棉花就要继续靠走私出口，棉花的价格就下不来。现在这个时候，利物浦交易所里的三种棉花期货恐怕早已涨上去，涨停板了。”

“大班，您的假设是利物浦交易所里的投机客都看到了这份电报，”里德低下头，理了理在讲究的西服上装口袋边缘露出的手帕，然后抬起头，他黝黑的脸上看不出被凯塞克所提问题有丝毫难到的迹象。”其实不然。和本行分享这份电报内容的走私商人，同时也是向本行作棉花期货押款的投机客，他们和本行利害关系一致，不可能和棉花期货的其他投资客，也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分享这份电报内容。”

“除了走私商人，新闻报纸不会报导这个消息吗？”

“会，但是要慢一点。报界的书呆子，认为海底电缆性能不稳，依然依靠从纽约出发的特快邮船送消息。请看这张和我们的电报同船送达上海的《伦敦邮报》的报导：‘8月初，谢尔曼将军麾下的5万北军正在向亚特兰太城推进，寻求在该城下和南军决战，预计这场决战的结果会决定这场战争的明年走向。’和我们的消息相比，至少慢了一个月。只要和我们合作的走私商人继续独享大西洋海底电缆，我们就能有提前四个礼拜得到战场消息的优势，足够抵消从香港到上海，没有电报，需要靠邮船送信的耽搁。顺便说一下，去年葛底斯堡战役，南军大败，我们就是靠走私商人的电报，提前得到消息，买跌棉花期货，可观地赚了一把。”

“如果棉花交易所开在上海，能提前四个礼拜得到消息，确实是个领人羡慕的优势。但是，邮船花两个礼拜把这份电报从香港送到上海，再花两个礼拜把投资者的决定从上海送回香港，再从香港立刻发电报去利物浦下单，四个礼拜的优势，不就耗尽了？请里德律师检查一下我的时间估计有错吗？”

“凯塞克大班，您的时间估计像瑞士钟表一样精准。”里德律师用细长的手指敲击桌面来加强语气，”但是，为什么投资者的决定要在上海做呢？”

”因为投资者的资金在上海。”

”威廉，我希望你加入的棉花期货财团，资金在上海出，决定在利物浦做。”颠地笑容可掬地说。

“亨利，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里德律师，请向凯塞克大班解释细节。”

”细节是这样的，这个财团在上海筹集资金，存入本行在上海的分行丽如银行，然后由丽如银行以这笔存款作抵押，委托本行在伦敦的总行东番汇理银行投资棉花期货。鉴于东番汇理银行在当地具有刚才说到的提前四个礼拜得到战场消息的优势，东番汇理银行有把握在利物浦交易所做出对上海财团最有利，而且是最稳当的投资决定。每次交易的利润，70%归上海财团，30%归东方汇理银行。非交易期间，上海财团存在丽如银行的钱，按活期存款付息。如果，上海财团要撤资的话，请给一个月的提前通知。”

“我懂了，这就是由上海财团出钱，由东番汇理银行出力，合伙在利物浦交易所炒作棉花期货。”

”怎么样，威廉，仪和洋行有兴趣加入这个财团吗？”颠地问。

”如果凯塞克大班，还有其他问题，我都乐意回答。”里德没有丝毫催凯塞克表态的口气。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财团的资金规模有多大？除了宝顺洋行，上海还有哪家商号已经加入？”

”这个财团目标集资50万英镑，最低入股额是5万英镑。目前，除了宝顺洋行外，还有汇隆银行，利升银行，珂加利银行，汇川银行，利生银行已经加入这个财团。各家商号具体投资的数目，原谅我在仪和洋行还未决定加入时，不便透露。”

凯塞克暗暗吃惊：这么大的集资，等同于当年大清政府为林则徐在虎门焚烧20000箱鸦片所赔烟价的一半。

“牵涉的金额大了一些，我需要回本行去和同僚商量，”凯塞克决定委婉地拒绝加入财团，但是他不愿当场挑明，拒绝的理由是仪和的资金要投资于军用道路。“24小时内，本班邮船开去香港前，我给两位答复。”

”如果仪和洋行一时不能抽到足够现金，不用担心，本行的上海分行丽如银行接受棉纱，船只，鸦片，和地产作现金抵押，利率从优。“里德口气异常体贴地说。

”谢谢您的关照。我晓得，贵银行有大英政府颁给的印钞特许权，和贵银行合伙投资，现金有先天保障。“凯塞克站起来，”亨利，谢谢丰盛的下午茶，我该告辞了。“

”一天内等您佳音，”颠地酒窝迷人，笑着说。

”如果仪和决定不加入，”颠地送别凯塞克后告诉里德，”余下的无主股份，宝顺会统统购下。“

第二天中午，颠地收到仪和洋行的正式来函，表明仪和因各项资金已有定向，无意负债，所以不能加入财团，祝宝顺投资棉花期货顺利。

这个答复没有完全出乎颠地的预料：凯塞克年纪大了，胆子小了，随他去吧。感叹之余，颠地把宝顺洋行在码头边上的土地抵押给丽如银行，购入财团余下的股份。接着，财团投资棉花期货的授权单，及时搭上本班邮船，经香港传到伦敦东番汇理银行总部。

一个月后，也就是两班邮船后，颠地看到最新送来的《伦敦邮报》上这么写道：”9月2日，谢尔曼麾下的5万北军在亚特兰太城外全歼南军，一举占领亚特兰太。至此，‘南方同盟’东北部和西南部的联系，已被北军完全切断。估计战争明年就会结束。“

天哪！东方汇理银行的电报上明明写着“北军大败。”。颠地决定立刻去丽如银行问个清楚。